

鄯平通史

曲延庆 著



中華書局



曲延庆 著

邹平通史

邹延庆



中华书局

邹平通史

曲延庆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山东莱芜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375印张 10插页 500千字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定价：38.00元

ISBN 7-101-02097-6/Z·234

序

安作璋

我国地方史志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春秋》，这部书就是写的以鲁国为主的地方史。太史公司马迁对《春秋》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古为今用，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编写地方史志的一个根本目的。所谓“存史、教化、资治”等功能，归根到底，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资治”上来。所以历代地方官都十分重视地方史志，如唐朝韩愈迁湖州刺史，南行过梅岭而先借阅《韶州图经》；宋朝朱熹知南康军，下车伊始，即首先遍访志书。以后便形成了一个不成文法，郡县地方官上任时，下面的属吏照例要把当地地方志进览。这是因为要把这一地方治理好，必须了解这一地方的历史和现状。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省有省志，区有区志，市有市志，县有县志，甚至有的地方还有镇志、村志、厂矿志等，可谓林林总总，洋洋大观。但是就地方史来说，如县一级的历史，尚不多见。地方史与地方志有共同点，即都是研究地方发展规律的科学，但史与志是有区别的，二者不仅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不同，体例不同，内容不同，而且编写的方法也不同。就体例而言，史书主要有编年体（如上引《春秋》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纪传体（如司马迁《史记》）、纪事本末体（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体裁，而志书则为书志体或曰政书体（如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

考》、郑樵《通志》等)。古人就已有明显的区别,二者功用不同,不能互相代替。曲延庆同志编写的这一部《邹平通史》,作为一县的历史,不仅在邹平是第一,恐怕在全国亦是凤毛麟角。正由于史无前例,无章可循,且区区一县之地,积存的史料本来很少,而邹平自西汉建置至今,又时分时合,疆域变动很大,再加上战乱频仍,历史资料更是零散难寻,有此数端,撰写此书之难度可想而知。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知难而进,独辟蹊径,竟数载之功,终于完成这一部洋洋 50 余万言的《邹平通史》。可以说,在地方史这个研究领域内,其本身就有填补空白和开创性的意义。通读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优点:

一、体例新颖。全书根据略古详今的原则,分为古代、近代、人物三编,古代编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又分为远古至春秋战国、秦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近代编则分为晚清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下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五个时期。在古代编的开首,特设“地理环境及政区沿革”一章,以作为历史活动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在每个时期叙述中,均以政治变革和军事斗争为主线,以经济、文化、教育和历史人物活动为主体,按时间先后顺序,以记述体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记述邹平的历史,但又不是孤立地仅记邹平一县的历史,而是以邹平为中心兼及互有影响的各邻县的地方通史。人物编分为古代人物、近现代人物两部分,凡是邹平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和虽非邹平籍、但对邹平有重要贡献的著名人物,几乎网罗无遗,都为之立传,上起秦汉,下迄现今,共计 134 人。通过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可以对邹平的历史有更为具体而生动地了解。此外,还有古代和近代大事记以及附录三则,以备参考。

二、资料丰富。研究和编写历史,离不开资料。作者长期从

事县志编纂工作，在占有资料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该书主要以邹平地方旧有的历史典籍，如《邹平县志》、《长山县志》、《齐东县志》等资料，特别是新编《邹平县志》过程中所积累的大量资料为依据，并参考了近人的有关论著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考古资料，这些资料为编写《邹平通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考订精审。史实可靠，才能成为信史。作者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有关本县历史的一些传统习惯的错误记载，于“附录中”进行了认真考订。如对秦汉之际儒学大师伏生、西晋数学家刘徽、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的里籍问题，东夷九户有扈之争的评议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其历史本来面目。通史较新编县志晚出，有不少地方弥补了县志的不足，纠正了县志的失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通史较之县志有更大的史料价值。

四、实事求是。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研究和编写历史也应如此。该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主要以其对社会影响大小与历史作用进步与否为标准，对有争议的问题，如隋末王薄起义、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孟昭进及抗日义勇军等，均力求客观公正，如实地给予历史的评价。

五、突出地方特色，力图克服某些史书千人一面的一般化倾向。如明清时期邹平地方的豪门巨族，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都有重大影响，特列两个专节加以记述。又如梁漱溟在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全国也有巨大的影响，作者则不惜笔墨，用了整整一章六节的篇幅，来论述其事，体现了邹平现代史上这一段极具特色的历史。

总之，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邹平通史》在编写中力求观点正确，史实可靠，结构合理，脉络贯通，语言流畅，便于阅读。”窃以为该书是达到了这一要求的。我深信：该书的编写与出版，对提高邹平县的知名度，以及邹平县两个文明建设都

起到应有的作用；对其他县史或地方史的编写也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1999年1月于山东师范大学

序

崔建平

历史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它是人类生活轨迹的展现，它使人们真实地了解远逝的昨天。

历史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是人类千百万年来发展进步过程的凝结和浓缩，给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历史是一种无尽的资源。它是蕴藏着丰富知识的巨型宝库，可以让人们尽情地无休止地去开掘、去利用。

历史是延续的，今天的现实就是昨天历史的发展。要了解今天，把握现实，预见未来，就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昨天的历史。古人云：“不揽古今，论事不实。”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昨天，是今天的镜子。研究历史，旨在更好地着眼于现实，服务于现实。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人们一种自然、美好的感情。恩格斯指出，爱国主义是以热爱家乡为基础的。一个人只有热爱自己的家乡，才能更加增进对祖国的爱。因而，热爱家乡的教育正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邹平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早在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片土地上有着丰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著名人物层出不穷，代不乏人，像一颗颗璀灿的明星，闪耀在中国历史的天幕上。近代以来，邹平人民为了反帝、反封建、抵御外侮，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更是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这是每一位邹平人引以为自豪的。彰扬这光荣的历史和著名的英雄人物，记录历史的演变过程和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英雄业绩，既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邹平通史》的出版，无疑为全县人民提供了一份了解邹平昨天和前天的历史资料，为对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和国情、省情、县情教育提供了一部生动的乡土教材。作者曲延庆同志以炽烈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感情，执着追求，利用业余时间，顽强拼搏，克服了种种困难，积三年之心血，终于完成了这一巨作，其情其绩，感人至深。

《邹平通史》是邹平县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是地方史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葩，是邹平历史的第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记录，也是邹平历史研究不可多得资料缉存。因此，我希望邹平的各级干部和全县人民都要读一读《邹平通史》，了解和研究一下邹平的昨天，从历史中寻求经验和借鉴，科学地认识邹平，激发自己的奋斗意识和使命意识，去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同时，我也希望，全县的青少年学生要加强对邹平历史的了解和掌握，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努力学习、练好本领的热情，为国家的振兴、家乡的富强，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谱写新一代邹平人的光辉篇章。

1999年4月于邹平

前 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借助历史这面镜子，研究历代王朝的更替和社会的变迁，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今天，资政当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国有国史，省有省史。作为国家行政机构最基层的县，也应该有一县的历史。县作为一级行政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各自独有的自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区域特征。由于中国地域之大，即使在同一朝代、同一历史变革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实践。因此，这是国史或省史所不能包容和代替的。

作为一县编撰通史，在邹平还是第一次，在山东乃至全国亦不多见。其一，作为一县之区域，在全省乃至全国还只能算区一隅，国家正史和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资料寥寥无几。即使偶尔翻拣着一两件大事，也是淡抹几笔，颇不详细。更何况作为邹平自古就是远离州府的偏僻之乡，故而历史记载更加匮乏。其二，邹平县自西汉建立至今，区划时合时析，境域有大有小，单讲一县之历史，资料更显得只鳞片爪。这便是邹平历史上从来未有通史之类著述记载的一个重要原因。虽说历史保留下仅有的几个版本的旧县志，由于存量极少，人们一般很难看到。新编《邹平县志》曾记载了一些，但由于时限的限制，只是反映了邹平的近现代史，深邃而幽秘的历史隧道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没有被开掘。正因如此，不说世代居住邹平的人讲起邹平的历史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就连教历史的中学教师，或曾经专门研究过乡土历史的人来说，也是一知半解，颇不完善。如果说邹平人不知邹平的历史

史，那确实是知识缺乏的一种悲哀。由此而论，编写邹平通史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编写邹平通史，主要是想努力把它写成一部具有科学性史料性的地方史著述。为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一部较系统的乡土历史教材，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也为各级领导部门实事求是的制定方针、政策、措施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亦可为编写省史、国史提供一定的资料补充和参考。为保证通史有充足的资料，在征集资料时充分利用了当地优势，广泛挖掘开辟资料来源，为通史奠定了一个比较充实的资料基础。邹平虽为远离州、府的偏僻小县，但它自古就处在山东中部由济南通青州、登州的交通要道上，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与周围州、府连在了一起，资料可得到一定的参照。境内长白山扼交通要冲，邹平及长白山区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故而历史上战事较多，农民起义屡屡爆发。如较大的战事就有：战国时的齐鲁干时之战、魏晋朝我夕彼的争夺、南北朝梁邹城抗击北魏、宋末抗金、张荣和孙福抗元、元末毛贵和明末刘六、刘七起义军转战邹平、明末孔有德叛乱、邹平张延登父子抗清、清末捻军转战邹平、民初的护国战争等。农民起义有：南北朝刘树、刘苍生起义、刘钧起义、高乾邕起义、隋末王薄起义、元末马子滕、张虎山起义、清末义和团起义、抗日时期的黑铁山起义和长白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等。这些战争和起义历史上都有记载，涉及的古代典籍也较多，从而弥补了地方史料的不足。

今之邹平县是由历史上的邹平、长山、齐东三县相继合并而成。而三县在历史沿革中又涉及到梁邹县、平原县、武强县、於陵县、高苑县、朝阳县、临济县、菅县等，这些县的县治大都在今县境之内，区域则涉及到周围的县市区。因此，《邹平通史》必须涉及到这些县的资料，资料的范围也从邹平县境扩展到周围

的高青县、桓台县、周村区、章丘市。如清末周村的开埠和民初周村的护国战争，当时周村就是长山县的一个镇。同时，历史上山东及周围州、郡、县的重大事件，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邹平，又为邹平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因而，《邹平通史》在资料征集和运用上就有了更广阔的途径和回旋的余地。

《邹平通史》内容广，历史跨度长，涉及资料多。古代史部分主要是以邹平地方保存的旧有典籍——各种历史版本的《邹平县志》、《长山县志》、《齐东县志》等资料著述为主，兼及编写新一代《邹平县志》时所积累的一大批来源广泛而丰富的历史资料，并参考了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二十五史》、《资治通鉴》、雍正、道光年间出版的《山东通志》和安作璋、孙祚民两位教授分别主编的两个版本的《山东通史》，还参阅了一些其他历史资料书籍。近代史部分主要是以本县在编写新《邹平县志》和邹平党史及文史资料集时所征集的一大批书面资料和回忆文章，兼及民国时期保存下的历史档案资料，并参考了高青县、桓台县、章丘市、周村区、张店区的县市区志、党史及文史资料。同时也涉猎了《民国山东史》、《山东党史大事记》、《八路军山东纵队》等著述。此外，还充分运用了今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何光岳编著的《东夷源流史》、《炎黄源流史》和山东大学对邹平丁公遗址发掘的资料，吸纳了邹平民间的一些族谱、家乘和地名故事、民间传说之类的资料。从而使通史的资料更加充实而丰富，内容更加科学而严谨。

《邹平通史》在资料运用上坚持了详今略古的原则。历史越久，资料越缺。古代史部分充分挖掘史料，以理清历史脉络，载明事件始末为主。近代史部分由于年代近，资料丰富，则在把握主次的情况下，尽量记载详细，使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得以保存。如对乡村建设运动和抗日战争三章，就记载的较为详细。在历史资料的筛选上，坚持了详近略远的原则。对历史上邹平、长山、

齐东三县的资料尽量保留完整，记载详实，而其相邻县市区域的资料，或山东甚至全国的大背景资料，则采取略写，以勾勒出历史脉络，不求全求细，以免冲淡地方史的地方性。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的记载评价历史，是通史的生命所在。对所收集的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其糟粕，筛选其精华，保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众说纷纭甚至意见相左的历史资料，则选取明确有定论而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记之。如实在难以确认的则多说并存以备考，决不凭空去臆断历史。对历史人物，则以其对历史的作用予以客观评价，摒弃“左”的思想认识，更不以今天的观点去苛求古人。对于一些现代科研成就但尚无确切定论的资料，尽量保留一席之地，但不以此来盖棺论定。如对刘徽籍贯的考证，东夷部落的考证等。在事件与人物资料地域方面的取舍上，坚持以人为主的原则。邹平县籍的人在外地做的事，虽不在今县境之内，也尽量记之，以保存地方人文资料。如邹平人在外地做官的政绩，隋末王簿起义转战外地的情况，解放战争邹平人民支援前线的事迹等。在人物资料的取舍上，以对历史和社会的作用贡献为标准，如外地人在邹平做官，施仁政，有贡献，也一并记载。

县级编写通史，向无范本可考，又无定例可循。从编写体例到章节安排一切都需首创。只能是在探索中规范，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足之处在所难免。《邹平通史》按编、章、节、目编排。全书共分三编一记一附录。通史上起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同时兼顾资料的充实与否，分为远古至春秋战国、秦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中华民国等8个历史时期。在详今略古的原则下，为防止内容上畸轻畸重的弊端，故分为古代史和近代史两编。从远古到清中前期为古代编，7个历史时期各为一章，前面另加一章地理环境及建置沿革综述，作为整个历史中人物活动的场所和生活

基础。晚清及中华民国时期为近代编，为突出现代史部分的重点，以这个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分章。古代编和近代编在章节编排上不求一致。为充分反映地方人文情况，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集中汇集成人物编。编内分古代人物和近、现代人物两章，以与古代编、近代编相对应。三编之外，还设置了《大事记》，以抽拣出历史上重大事件，便于查寻，同时也速写式勾勒出历史脉络，浓缩了历史，作为整个通史的组成部分。书后还设置了附录，主要辑录了有关邹平历史的几篇考证文章，表明作者对历史的一种认识。全书五部分，既相对独立，自成一编，又相互融汇贯通，形成完整的一体。

《邹平通史》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变革、区域建制及行政隶属、军事斗争、经济活动、赋税体制、文化教育、人口变化、历史人文等。记述以政治变革和军事斗争为主线，勾划历史的发展脉络，以经济活动、文化教育及人物活动为主体，以其他为辅助衬托，按时间顺序，以记述体形式全面系统地记述邹平的历史。努力体现以事系人，在事件中记述人物，在人物记述中补充事件，使人物与事件交相映衬，融为一体。在人物入选的标准上，坚持以历史记载和对社会贡献及著名程度为主。由于书的容量有限，当然也有很多有贡献的人物未被收入。由于近代特别是中华民国历史时期短，在近代人物的选定上，很难以时间界限来选定。特别是一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过突出贡献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去世或现仍在世的革命干部，如因近代史的断限而不记载，将成为邹平历史的一大缺憾。因此，通史将《人物编》第二章扩展为近、现代人物，在第三部分记述了这部分人物的生平经历，作为对建国前革命斗争历史的补充和佐证。

《邹平通史》由于记载的是以今之邹平县为中心、兼及周围各县市区在内的一个区域性历史，自然涉及到历史上沿革中的各县。为避免历史与今天地域概念混淆，记述历史时坚持是哪个县

的内容就冠以哪个县的名称。如记述中出现“邹平县”、“长山县”、“齐东县”、“高苑县”等，即指该县历史范围，以突出其特殊性；属于各县共有的综述之类或地域不甚明确的，则笼统冠以“邹平”；属于超出县境或涉及周围县域的则冠以“邹平地区”这样一个大地域概念。以区别各种资料所涉及的范围，并与邹平通史之名相吻合。

《邹平通史》在记述中，为与历史朝代变更相吻合，均使用历史纪年，后面括号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后均使用公元纪年。文中资料均采用章末注释的方法，记述行文以语体文为主，寓评论于记述之中。

《邹平通史》作为一部县级通史，注重突出基层县的地方特色。通史紧紧依据县级地方资料，并将其放置于全省乃至全国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记述，使其既符合于全省或全国的历史进程，又表现出本县独有的历史风貌。如梁漱溟先生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这场运动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但由于运动从一开始就以变革社会为出发点，韩复榘的省政府又给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县政府相对独立的改革实验之权，邹平县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因此特设《山东乡村建设运动时期》一章，而不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为章的题目，正是为了突出邹平县这一独有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社会内容。

《邹平通史》在历史渊源的追溯上，注重突出运用现代科研和考古成果的特色。《邹平通史》突破了过去邹平历史从建县开始的界限，将历史追溯到山东最早的东夷人生活的龙山文化时代。灵活恰当地运用了湖南社科院何光岳先生《东夷源流史》和《炎黄源流史》的研究成果，运用了山东大学对邹平丁公城址的挖掘资料 and 丁公陶文的研究资料以及对东方古国和文字起源的最新解释，从而使神秘的远古文化增添了更直接鲜明的内容，使中

国文字历史的最早起源更加明确逼真。

《邹平通史》是县级的地方历史，注重突出县一级行政基础这一特色。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基础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作为封建统治最基层的县，地方官僚地主阶级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为突出历代封建官僚地主对县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根据资料在明、清及民国时期分别设了豪门巨族和地主资本工商业一章。主要是通过豪门巨族的发家史、仕途发迹史来反映封建社会压迫的黑暗和剥削的深重。以及他们对县内政治、经济的巨大制约力。同时也反映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共同本质特征。通过记述地主资本工商业的兴衰，反映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起步和发展，同时，也记录了县一级农村地主是如何由出租土地向资本经营转变这样一段社会现实。

记载历史，刊正谬误，是史书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本通史的一个特色。《邹平通史》在广征博考的基础上，对县内历史人物和事件习惯上的错误记载进行了考证刊谬，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对伏生“济南人”、段成式“临淄人”的辩正，对历史上“九户有扈”之争的评议等。为使这些考证不影响正史的记述，故在本书最后设立了附录，集中辑录了这些辩正文章，作为对邹平历史的一个注解。

《邹平通史》是继《邹平县志》出版后，邹平县的又一重要的历史著述，是《邹平县志》的姊妹篇。由于其成书晚于县志，故在资料搜集和考证上比县志具有更大的优势。一是补充了县志所录不足的内容，二是修正了县志记载舛错的地方，三是挖掘了比县志更深的历史层面，四是辩正了传统沿习的误区和史书记载的错误。因此，《邹平通史》在记史方面具有更大的史料价值。

《邹平通史》在编写中力求观点正确，史实精详，结构合理，脉络贯通，语言通畅，便于阅读。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特别是

编写县级通史无前车可鉴，资料仍感不足，考证又难，故在内容上不免仍存错讹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匡救不逮。

著者

一九九九年三月